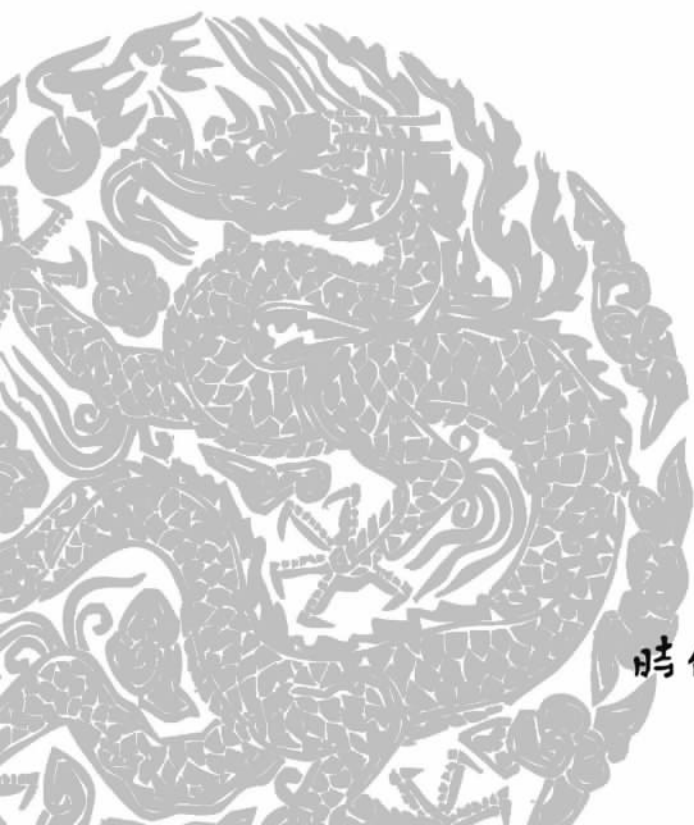


封神演义

(明) 许仲琳 著

第四卷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封神演义/(明)许仲琳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0.5

(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)

ISBN 978-7-5387-1412-8

I. 封… II. 许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7143 号

封神演义

作 者:〔明〕许仲琳

责任编辑:王志茹

装帧设计:赵云峰 世纪鼎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0431—86012961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

开 本:710×1030 毫米 16 开

字 数:1080 千

印 张:52

版 次:200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9 年 5 月第 2 次第印刷

印 数:5000

书 号:ISBN 978-7-5387-1412-8

定 价:368.00 元

导 读

《封神演义》是明代的一部长篇小说。许仲琳著，一说陆西星著。今存最早刻本是明代金阊舒载阳刊本（藏日本内阁文库），全名“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义”，别题“批评全像武王伐纣外史封神演义”，20卷100回。此本卷2首页题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，金阊载阳舒文渊梓行”。源出舒本的康熙间“清籁阁藏版”本，卷2题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，竟陵伯敬钟惺批评”（据刘修业《古典小说戏曲丛考》）。其他刻本如“四雪草堂”康熙三十四年褚人获序本等，均不题撰者。孙楷第发现清初《传奇汇考》中《顺天时》传奇解题说：“《封神传》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，未知的否。”（案：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同。）长庚是陆西星的字，“元时”乃“明时”之误。因此《封神演义》的作者现有许仲琳和陆西星两种说法，而都只有孤证，难以确断。关于成书年代，鲁迅说：“张无咎作《平妖传》序，已及《封神》，是殆成于隆庆万历间（十六世纪后半）矣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

许仲琳是明代南直隶（今江苏南京）人，生平不详。陆西星（1520—？），万历辛丑（1601）尚在世。南直隶兴化（今属江苏）人，著有《南华副墨》、《方壶外史》等。（详见胡适《陆长庚西星的年岁》）

《封神演义》是以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为线索写成的神魔小说。全书内容，鲁迅曾概括如下：“《封神演义》始自受辛（案：即纣王）进香女娲宫，题诗黜神，神因命三妖惑纣以助周。第二至三十回则杂叙商纣暴虐，子牙隐显，西伯脱祸，武成反商，以成殷周交战之局。此后多战争，神佛错出，助周者为阐教即道释，助殷者为截教。……其战各逞道术，互有死伤，而截教终败。于是以纣王自焚，周武入殷，子牙归国封神，武王分封列国终。封国以报功臣，封神以妥功鬼，而人神之死，则委之于劫数。其间时出佛名，偶说名教，混合三教，略如《西游》，然其根柢，则方士之见而已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



封神演义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

武王伐纣的事故在民间很早就有流传，到了宋元时代产生了讲史话本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。《封神演义》便是在平话的基础上博采传闻、益以虚构和幻想而写成的。小说从开头至第30回，除哪吒出世的几回外，几乎完全根据平话加以扩大改编；从第31回起至第87回则完全离开平话，放手专写神怪故事。（详见赵景深《〈武王伐纣平话〉与〈封神演义〉》）《封神演义》与一般的历史演义不同，鲁迅把它列入神魔小说类，指出：“书之开篇诗有云，‘商周演义古今传’，似志在于演史，而侈谈神怪，什九虚造，实不过假商周之争，自写幻想”（同上）

《封神演义》中的纣王是一个暴君的典型，他沉湎酒色，听信谗言，杀妻诛子，残害臣民，甚至使用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，如制炮烙、造蚕盆、剖孕妇、敲骨髓等。在纣王的暴政统治下，朝政日非，民不聊生。而西伯姬昌（周文王）和周武王则是儒家理想的“仁君”，得到人民的拥护。这种描写反映出武王伐纣乃是顺乎民意、“吊民伐罪”的正义之举。姜子牙提出的“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”，是为“以臣伐君”、“以下伐上”的反对独夫民贼的斗争提供理论根据的进步主张。一些研究者认为，书中有关纣王沉湎酒色久不设朝以及任意杀戮大臣等描写，曲折地反映了明代后期的现实政治状况。但是，作者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王权、神权和天命论。王权至上的思想是和“以下伐上”相矛盾的，所以作者在肯定伐纣的正义性时，又竭力赞扬那些尽忠于纣王的大臣和反对武王伐纣的伯夷、叔齐。作者只得借助神权和天命论来解决这种矛盾，按照他的设计，“成汤气数已尽，周室天命当兴”，一切都是天意，最后无论哪一方，死后都被封神，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消失了。浓厚的天命论色彩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。

《封神演义》受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它充满了富于想象和夸张的神话色彩。神魔们的奇特形状和神异功能，如哪吒的莲花化身和风火轮、土行孙的土遁法、雷震子的肉翅等等，能令读者产生惊奇和愉悦的艺术感受。书中对哪吒闹海、剔骨还肉的歌颂，对脑袋朝后的申公豹倒行逆施的讽刺，都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。据传作者“意欲与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鼎立而三”，但《封神演义》艺术描写比较粗糙，正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指出的，较《水浒》固失之架空，方《西游》又逊其雄肆，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。”



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气化三清

诗曰：

一气三清势更奇，壶中妙法贯须弥。
移来一木还生我，运去分身莫浪疑。
诛戮散仙根行浅，完全正果道无私。
须知顺逆皆天定，截教门人枉自痴。

话说众门人来看诛仙阵，只见正东上挂一口诛仙剑，正南上挂一口戮仙剑，正西上挂一口陷仙剑，正北上挂一口绝仙剑，前后有门有户，杀气森森，阴风飒飒。众人贪看，只听得里面作歌曰：

“兵戈剑戈，怎脱诛仙祸；情魔意魔，反起无明火。今日难过，死生在我。玉虚宫招灾惹祸，穿心宝锁，回头才知往事讹。咫尺起风波。这番怎逃躲。自倚才能，早晚遭折挫！”

话说多宝道人在阵内作歌，燃灯曰：“众道友，你们听听作的歌声，岂是善良之辈！我等且各自回芦篷，等掌教师尊来，自有处治。”话犹未了，方欲回身，只见阵内多宝道人仗剑一跃而出，大呼曰：“广成子不要走，吾来也！”广成子大怒曰：“多宝道人，如今不是在你碧游宫，倚你人多，再三欺我；况你掌教师尊分付过，你等全不遵依，又摆此诛仙阵。我等既犯了杀戒，毕竟你等俱入劫数之内，故造此业障耳。正所谓‘阎罗注定三更死，怎肯留人到五更’！”广成子仗剑来取多宝道人。道人手中剑赴面交还。怎见得：

仙风阵阵滚尘沙，四剑忙迎影乱斜。一个是玉虚宫内真人辈；一个是截教门中根行差。一个是广成不老神仙体；一个是多宝西方拜释迦。二教只因逢杀运，诛仙阵上乱如麻。





话说广成子祭起番天印，多宝道人躲不及，一印正中后心，扑的打了一跌，多宝道人逃回阵中去了。燃灯曰：“且各自回去，再作商议。”众仙俱上芦篷坐下。只听得半空中仙乐齐鸣，异香缥缈，从空而降。众仙下篷来，迎掌教师尊。只见元始天尊坐九龙沉香辇，馥馥香烟，氤氲遍地。正是：

提炉对对烟生雾，羽扇分开白鹤朝。

话说燃灯众人明香引道，接上芦篷。元始坐下，诸弟子拜毕，元始曰：“今日诛仙阵上，才分别得彼此。”元始上坐，弟子侍立两边。至子时正，元始顶上现出庆云，垂珠璎珞，金花万朵，络绎不绝，远近照耀。多宝道人正在阵中打点，看见庆云升起，知是元始降临，自思：“此阵必须我师尊来至，方可有为；不然，如何抵得过他？”

次日，果见碧游宫通天教主来了。半空中仙音响亮，异香袭袭，随侍有大小众仙，来的是截教门中师尊。怎见他的好处，有诗为证：

鸿钧生化见天开，地丑人寅上法台。

炼就金身无量劫，碧游宫内育多才。

话说多宝道人见半空中仙乐响亮，知是他师尊来至，忙出阵拜迎进了阵，上了八卦台坐下，众门人侍立台下，有上四代弟子，乃多宝道人、金灵圣母、无当圣母、龟灵圣母；又有金光仙、乌云仙、毗芦仙、灵牙仙、虬首仙、金箍仙、长耳定光仙相从在此。通天教主乃是掌截教之鼻祖，修成五气朝元，三花聚顶，也是万劫不坏之身。至子时，五气冲空。燃灯已知截教师尊来至。次日天明，燃灯来启曰：“老师，今日可会诛仙阵么？”元始曰：“此地岂吾久居之所？”分付弟子：“排班。”赤精子对广成子；太乙真人对灵宝大法师；清虚道德真君对惧留孙；文殊广法天尊对普贤真人；云中子对慈航道人；玉鼎真人对道行天尊；黄龙真人对陆压；燃灯同子牙在后；金、木二吒执提炉；韦护与雷震子并列；李靖在后；哪吒先行。只见诛仙阵内金钟响处，一对旗开，只见奎牛上坐的是通天教主，左右立诸代门人。通天教主见元始天尊，打稽首曰：“道兄请了！”元始曰：“贤弟为何设此恶阵？这是何说？当时在你碧游宫共议‘封

封神演义

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气化三清

神榜’，当面弥封，立有三等：根行深者，成其仙道；根行稍次，成其神道；根行浅薄，成其人道，仍随轮回之劫。此乃天地之生化也。成汤无道，气数当终；周室仁明，应运当兴，难道不知，反来阻逆姜尚，有背上天垂象。且当日‘封神榜’内应有三百六十五度，分有八部列宿群星，当有这三山五岳之人在数，贤弟为何出乎反乎，自取失信之愆。况此恶阵，立名便自可恶。只‘诛仙’二字，可是你我道家所为的事！且此剑立有‘诛’、‘戮’、‘陷’、‘绝’之名，亦非是你我道家所用之物。这是何说，你作此过端？”通天教主曰：“道兄不必问我，你只问广成子，便知我的本心。”元始问广成子曰：“这事如何说？”广成子把三谒碧游宫的事说了一遍。通天教主曰：“广成子，你曾骂我的教下不论是非，不分好歹，纵羽毛禽兽亦不择而教，一体同观。想吾师一教传三友，吾与羽毛禽兽相并；道兄难道与我不是一本相传？”元始曰：“贤弟，你也莫怪广成子。其实，你门下胡为乱做，不知顺逆，一味恃强，人言兽行。况贤弟也不择是何根行，一意收留，致有彼此搬斗是非，令生灵涂炭。你心忍乎！”通天教主曰：“据道兄所说，只是你的门人有理，连骂我也是该的？不念一门手足罢了。我已是摆了此阵，道兄就破吾此阵，便见高下。”元始曰：“你要我破此阵，这也不难，待吾自来见你此阵。”通天教主兜回奎牛，进了戮仙门；众门人随着进去。且看元始进来破此阵。正是：

截阐道德皆正果，方知两教不虚传。

话说元始在九龙沉香辇上，扶住飞来椅，徐徐行至正东震地，乃诛仙门。门上挂一口宝剑，名曰诛仙剑。元始把辇一拍，命四揭谛神撮起辇来，四脚生有四枝金莲花；花瓣上生光；光上又生花。一时有万朵金莲照在空中。元始坐在当中，径进诛仙阵门来。通天教主发一声掌心雷，震动那一口宝剑一晃，好生利害！虽是元始，顶上还飘飘落下一朵莲花来。元始进了诛仙门，里边又是一层，名为诛仙关。元始从正南上往里走，至正西，又在正北坎地上看了一遍。元始作一歌以笑之，歌曰：

“好笑通天有厚颜，空将四剑挂中间。枉劳用尽心机术，独我纵



封神演义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

横任往还。”

话说元始依旧还出东门而去。众门人迎接，上了芦篷。燃灯请问曰：“老师，此阵中有何光景？”元始曰：“看不得。”南极仙翁曰：“老师既入阵中，今日如何不破了他的，让姜师弟好东行？”元始曰：“古云：‘先师次长。’虽然吾掌此教，况有师长在前，岂可独自专擅？候大师兄来，自有道理。”说话未了，只听得半空中一派仙乐之声，异香缥缈，板角青牛上坐一圣人，有玄都大法师牵住此牛，飘飘落下来。元始天尊率领众门人前来迎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不二门中法更玄，汞铅相见结胎仙。

未离母腹头先白，才到神霄气已全。

室内炼丹揆戊己，炉中有药夺先天。

生成八景宫中客，不记人间几万年。

话说元始见太上老君驾临，同众门人下篷迎接，二人携手上篷坐下，众门人下拜，侍立两旁。老子曰：“通天贤弟摆此诛仙阵，反阻周兵，使姜尚不得东行，此是何意？吾因此来问他，看他有甚么言语对我。”元始曰：“今日贫道自专，先进他阵中走了一遭，未曾与他较量。”老子曰：“你就破了他的罢了。他肯相从就罢；他若不肯相从，便将他拿上紫霄宫去见老师，看他如何讲。”二位教主坐在篷上，俱有庆云彩气上通于天，把界牌关照耀通红。至次日天明，通天教主传下法旨，令众门人排班出去，“大师兄也来了，看他今日如何讲！”多宝道人同众门人击动了金钟玉磬，径出诛仙阵来，请老子答话。哪吒报上篷来。少时，芦篷里香烟霭霭，瑞彩翩翩，你看老子骑着青牛而来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骑牛远远过前村，短笛仙音隔陇闻。

辟地开天为教主，炉中炼出锦乾坤。

话说老子至阵前，通天教主打稽首曰：“道兄请了。”老子曰：“贤弟，我与你三人共立‘封神榜’，乃是体上天应运劫数。你如何反阻周兵，使姜尚有违天命？”通天教主曰：“道兄，你休要执一偏向。广成子三进碧游宫，面辱吾教，恶语詈骂，犯上不守规矩。昨日二兄坚意只向自己门徒，反灭我等手足，是何道理？今兄长不责



封神演义

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气化三清

自己弟子，反来怪我，此是何意？如若要我释怨，可将广成子送至我碧游宫，等我发落，我便甘休；若是半字不肯，任凭长兄施为，各存二教本领，以决雌雄！”老子曰：“似你这等说话，反是不偏向的？你偏听门人背后之言，彻动无明之火，摆此恶阵，残害生灵；莫说广成子未必有此言语，便有，也罪不致此。你就动此念头，悔却初心，有逆天道，不守清规，有犯嗔痴之戒。你趁早听我之言，速速将此阵解释，回守碧游宫，改过前愆，尚可容你还掌截教；若不听吾言，拿你去紫霄宫，见了师尊，将你贬入轮回，永不能再至碧游宫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通天教主听罢，须弥山红了半边，修行眼双睛烟起，大怒，叫曰：“李聃！我和你一体同人，总掌二教，你如何这等欺灭我，偏心护短，一意遮饰，将我抢白，难道我不如你！吾已摆下此阵，断不与你甘休！你敢来破我此阵？”老子笑曰：“有何难哉！你不可后悔！”正是：

元始大道今舒展，方显玄都不二门。

老子复又曰：“既然要我破阵，我先让你进此阵，运用停当，我再进来，毋令得你手慌脚乱。”通天道人大怒曰：“任你进吾阵来，吾自有擒你之处！”道罢，通天道人随兜奎牛进陷仙门去，在陷仙阙下，等候老子。老子将青牛一拍，往西方兑地来；至陷仙门下，将青牛催动，只见四足祥光白雾，紫气红云，腾腾而起。老子又将太极图抖开，化一座金桥，昂然入陷仙门来。老子作歌，歌曰：

“玄黄外兮拜明师，混沌时兮任我为。五行兮在吾掌握，大道兮度进群迷。清静兮修成金塔，闲游兮曾出关西。两手包罗天地外，腹安五岳共须弥。”

话说老子歌罢，径入阵来。且说通天教主见老子昂然直入，却把手中雷放出。一声响亮，震动了陷仙门上的宝剑。这宝剑一动，任你人仙首落。老子大笑曰：“通天贤弟，少得无礼，看吾扁拐！”劈面打来。通天教主见老子进阵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不觉满面通红，遍身火发，将手中剑火速忙迎。正在战间，老子笑曰：“你不明至道，何以管立教宗？”又一扁拐照脸打来。通天教主大怒曰：“你有什么道术，敢逆诛我的门徒？此恨怎消！”将剑挡拐，二圣人战在诛仙





阵内，不分上下，敌斗数番。正是：

邪正逞胸中妙诀，水清处方显鱼龙。

话说二位圣人战在陷仙门里，人人各自施威。方至半个时辰，只见陷仙门里八卦台下，有许多截教门人，一个个睁睛竖目，那阵内四面八方雷鸣风吼，电光闪灼，雾气昏迷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风气呼嚎，乾坤荡漾；雷声激烈，震动山川。电掣红绡，钻云飞火；雾迷日月，大地遮漫。风刮得沙尘掩面，雷惊得虎豹藏形，电闪得飞禽乱舞，雾迷得树木无踪。那风只搅得通天河波翻浪滚；那雷只震得界牌关地裂山崩；那电只闪得诛仙阵众仙迷眼；那雾只迷得芦篷下失了门人。这风真是推山转石松篁倒；这雷真是威风凛冽震人惊；这电真是流天照野金蛇走；这雾真是弥漫漫漫蔽九重。

话说老子在陷仙门大战，自己顶上现出玲珑宝塔在空中，那怕他雷鸣风吼。老子自思：“他只知仗他道术，不知守己修身，我也显一显玄都紫府手段与他的门人看看！”把青牛一拎，跳出圈子来；把鱼尾冠一推，只见顶上三道气出，化为三清。老子复与通天教主来战。只听得正东上一声钟响，来了一位道人，戴九云冠，穿大红白鹤绛绡衣，骑白猿而来；手仗一口宝剑，大呼曰：“李道兄！吾来助你一臂之力！”通天教主认不得，随声问曰：“那道者是何人？”道者答曰：“吾有诗为证：

混元初判道为先，常有常无得自然。紫气东来三万里，函关初度五千年。”

道人作罢诗曰：“吾乃上清道人是也。”仗手中剑来取。通天教主不知上清道人出于何处，慌忙招架。只听得正南上又有钟响，来了一位道者，戴如意冠，穿淡黄八卦衣，骑天马而来；一手执灵芝如意，大呼曰：“李道兄！吾来佐你共伏通天道人！”把天马一兜，仗如意打来。通天教主问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道人曰：“我也认不得，还称你做截教之主？听吾道来。诗曰：

函关初出至昆仑，一统华夷属道门。我体本同天地老，须弥山倒性还存。

吾乃玉清道人是也。”通天教主不知其故，“自古至今，鸿钧一



道传三友；上清、玉清不知从何教而来？”手中虽是招架，心中甚是疑惑。正寻思未已，正北上又是一声玉磬响，来了一位道人，戴九霄冠，穿八宝万寿紫霞衣；一手执龙须扇，一手执三宝玉如意，骑地吼而来，大呼：“李道兄！贫道来辅你共破陷仙阵也！”通天教主又见来了这一位苍颜鹤发道人，心上不安，忙问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道人曰：“你听我道来。诗曰：

混沌从来不计年，鸿蒙剖处我居先。参同天地玄黄理，任你傍门望眼穿。

吾乃太清道人是也。”四位天尊围住了通天教主，或上或下，或左或右，通天教主止有招架之功。且说截教门人见三位来的道人身上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光辉灿烂，映目射眼，内有长耳定光仙暗思：“好一个阐教，来得毕竟正气！”深自羡慕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三教会破诛仙阵

诗曰：

诛仙恶阵四门排，黄雾狂风雷火偕。

遇劫黄冠遭劫运，堕尘羽士尽尘埋。

剑光徒有吞神骨，符印空劳吐黑霾。

纵有通天无上法，时逢圣主应多乖。

话说老子一气化的三清，不过是元气而已，虽然有形有色，裹住了通天教主，也不能伤他。——此是老子气化分身之妙，迷惑通天教主，竟不能识。老子见一气将消，在青牛上作诗一首，诗曰：

“先天而老后天生，借李成形得姓名。曾拜鸿钧修道德，方知一





气化三清。”

话说老子作罢诗，一声钟响，就不见了三位道人。通天教主心下愈加疑惑，不觉出神，被老子打了二三扁拐。多宝道人见师父受了亏，在八卦台作歌而来。歌曰：

“碧游宫内谈玄妙，岂忍吾师扁拐伤；只今舒展胸中术，且与师伯做一场！”

歌罢，大呼：“师伯！我来了！”好多宝道人！仗剑飞来直取。老子笑曰：“米粒之珠，也放光华！”把扁拐架剑，随取风火蒲团祭起空中，命黄巾力士：“将此道人拿去，放在桃园，俟吾发落！”黄巾力士将风火蒲团把多宝道人卷将去了。正是：

从今弃邪归正道，他与西方却有缘。

且说老子用风火蒲团把多宝道人拿往玄都去了，老子竟不恋战，出了陷仙门，来至芦篷。众门人与元始迎接坐下。元始问曰：“今日入阵，道兄见里面光景如何？”老子笑曰：“他虽摆此恶阵，急切也难破他的；被吾打了二三扁拐。多宝道人被吾用风火蒲团拿往玄都去了。”元始曰：“此阵有四门，得四位有力量的方能破得。”老子曰：“我与你只顾得两处，还有两处，非众门人所敢破之阵。此剑我不怕，别人怎么经得起？”正议论间，忽见广成子来禀曰：“二位老师，外面有西方教下准提道人来至。”老子、元始二人忙下篷迎接，请上篷来，叙礼毕，坐下。老子笑曰：“道兄此来，无非为破诛仙阵来，收西方有缘；只是贫道正欲借重，不意道兄先来，正合天数，妙不可言！”准提道人曰：“不瞒道兄说，我那西方：花开见人人见我。因此贫道来东南两土，未遇有缘；又几番见东南二处有数百道红气冲空，知是有缘，贫道借此而来，渡得有缘，以兴西法，故不辞跋涉，会一会截教门下诸友也。”老子曰：“今日道兄此来，正应上天垂象之兆。”准提道人问曰：“这阵内有四口宝剑，俱是先天妙物，不知当初如何落在截教门下？”老子曰：“当时有一分宝岩，吾师分宝镇压各方；后来此四口宝剑就是我通天贤弟得去，已知他今日用此作难。虽然众仙有厄，原是数当如此。如今道兄来的恰好；只是再得一位，方可破此阵耳。”准提道人曰：“既然如此，总来为



渡有缘，待我去请我教主来。正应三教会诛仙，分辨玉石。”老子大喜。准提道人辞了老子，往西方来请西方教主接引道人，共遇有缘。正是：

佛光出在周王世，兴在明章释教开。

且说准提来至西方，见了接引道人，打稽首坐下。接引道人曰：“道友往东土去，为何回来太速？”准提道人曰：“吾见红光数百道俱出阐、截二教之门。今通天教主摆一诛仙阵，阵有四门，非四人不能破。如今有了三位，还少一位。贫道特来请道兄去走一遭，以完善果。”西方教主曰：“但我自未曾离清净之乡，恐不谙红尘之事，有误所委，反为不美。”准提曰：“道兄，我与你俱是自在无为，岂有不能破那有象之阵！道兄不必推辞，须当同往。”接引道人如准提道人之言，同往东土而来。只见足踏祥云，霎时而至芦篷。广成子来禀老子与元始曰：“西方二位尊师至矣。”老子与元始率领众门人下篷来迎接。见一道人，身高丈六。但见：

大仙赤脚枣梨香，足踏祥云更异常。十二莲台演法宝，八德池边现白光。寿同天地言非谬，福比洪波语岂狂。修成舍利名胎息，清闲极乐是西方。

话说老子与元始迎接接引、准提上了芦篷，打稽首，坐下。老子曰：“今日敢烦，就是三教会盟，共完劫运，非吾等故作此孽障耳。”接引道人曰：“贫道来此，会有缘之客，也是欲了冥数。”元始曰：“今日四友俱全，当早破此阵，何故在此红尘中扰攘也！”老子曰：“你且分付众弟子，明日破阵。”元始命玉鼎真人、道行天尊、广成子、赤精子：“你四人伸手过来。”元始各书了一道符印在手心里，“明日你等见阵内雷响，有火光冲起，齐把他四口剑摘去，我自有妙用。”四人领命，站过去了。又命燃灯：“你站在空中；若通天教主往上走，你可把定海珠往下打，他自然着伤。一来也知我阐教道法无边。”元始分付毕，各自安息。不言。只等次日黎明，众门人排班，击动金钟、玉磬。四位教主齐至诛仙阵前，传令命左右：“报与通天教主，我等来破阵也。”左右飞报进阵。只见通天教主领众门人齐出戮仙门来，迎着四位教主。通天教主对接引、准提道人曰：



封神演义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

“你二位乃是西方教下清静之乡，至此地意欲何为？”准提道人曰：“俺弟兄二人虽是西方教主，特往此处来遇有缘。道友，你听我道来：

身出莲花清净台，三乘妙典法门开。玲珑舍利超凡俗，瓔珞明珠绝世埃。八德池中生紫焰，七珍妙树长金苔。只因东土多英俊，来遇前缘结圣胎。”

话说接引道人说罢，通天教主曰：“你有你西方，我有我东土，如水火不同居，你为何也来惹此烦恼。你说你莲花化身，清静无为。其如五行变化，立竿见影。你听我道来：

混元正体合先天，万劫千番只自然。渺渺无为传大法，如如不动号初玄。炉中久炼全非汞，物外长生尽属乾。变化无穷还变化，西方佛事属逃禅。”

话说准提道人曰：“通天道友，不必夸能斗舌。道如渊海，岂在口言。只今我四位至此，劝化你好好收了此阵，何如？”通天教主曰：“既是四位至此，毕竟也见个高下。”通天教主说罢，竟进阵去了。元始对西方教主曰：道兄，如今我四人各进一方，以便一齐攻战。”接引道人曰：“吾进离宫。”老子曰：“吾进兑宫。”准提曰：“吾进坎地。”元始曰：“吾进震方。”四位教主各分方位而进。且说元始先进震方，坐四不相径进诛仙门。八卦台上通天教主手发雷声，震动诛仙宝剑。那剑晃动。元始顶上庆云迎住，有千朵金花，瓔珞垂珠，络绎不绝，那剑如何下得来。元始进了诛仙门，立于诛仙阙。只见西方教主进离宫，乃是戮仙门。通天教主也发雷声震那宝剑。接引道人顶上现出三颗舍利子，射住了戮仙剑。那剑如钉钉一般，如何下来得。西方教主进了戮仙门，至戮仙阙立住。老子进西方陷仙门。通天教主又发雷震那陷仙剑。只见老子顶上现出玲珑宝塔，万道光华，射住陷仙剑。老子进了陷仙门，也在陷仙阙立住。准提道人进绝仙门，只见通天教主发一声雷，震动绝仙剑。准提道人手执七宝妙树，上边放出千朵青莲，射住了绝仙剑，也进了绝仙门来，到了绝仙阙。四位教主，齐进阙前。老子曰：“通天教主，吾等齐进了你诛仙阵，你意欲何为？”老子随手发雷，震动四野，诛仙阵内一



封神演义

第七十八回 三教会破诛仙阵

股黄雾腾起，迷住了诛仙阵。怎见得：

腾腾黄雾，艳艳金光。腾腾黄雾，诛仙阵内似喷云；艳艳金光，八卦台前如气罩。剑戟戈矛，浑如铁桶；东西南北，恰似铜墙。此正是截教神仙施法力，通天教主显神通。晃眼迷天遮日月，摇风喷火撼江山。四位圣人齐会此，劫数相遭岂易逢。

且说四位教主齐进四阙之中，通天教主仗剑来取接引道人。接引道人手无寸铁，只有一拂尘架来。拂尘上有五色莲花，朵朵托剑。老子举扁拐纷纷的打来。元始将三宝玉如意架剑乱打。只见准提道人把身子摇动，大呼曰：“道友快来！”半空中又来了孔雀明王。准提现出法身，有二十四首，十八只手，执定了璎珞、伞盖、花贯、鱼肠、金弓、银戟、加持神杵、宝锉、金瓶，把通天教主裹在当中。老子扁拐夹后心就一扁拐，打的通天教主三昧真火冒出。元始祭三宝玉如意来打通天教主。通天教主方才招架玉如意，不防被准提一加持杵打中，通天教主翻鞍滚下奎牛，教主就借土遁而起。不知燃灯在空中等候，才待上时，被燃灯一定海珠又打下来。阵内雷声且急，外面四仙家各有符印在身，奔入阵中，广成子摘去诛仙剑，赤精子摘去戮仙剑，玉鼎真人摘去陷仙剑，道行天尊摘去绝仙剑。四剑即摘去，其阵已破。通天道人独自逃归；众门人各散去了。且说四位教主破了诛仙阵，元始作诗以笑之，诗曰：

“堪笑通天教不明，千年掌教陷群生。仗伊党恶污仙教，番聚邪宗枉横行。宝剑空悬成底事，元神虚耗竟无名。不知顺逆先遭辱，犹欲鸿钧说反盈。”

话说四位教主上了芦篷坐下。元始称谢西方教主曰：“为我等门人犯戒，动劳道兄扶持，得完此劫数，尚容称谢！”老子曰：“通天教主逆天行事，自然有败而无胜。你我顺天行事，天道福善祸淫，毫无差错，如灯取影耳。今此阵破了，你等劫数将完，各有好处。姜尚，你去取关；吾等且回山去。”众门人俱别过姜子牙，随四位教主各回山去了。

子牙送别师尊，自回汜水关来会武王；众将官来见。元帅至帅府，参见武王。王曰：“相父远破恶阵，谅有众仙，孤不敢差人来问



封神演义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

候。”子牙谢恩毕，对曰：“荷蒙圣恩，仰仗天威，三教圣人亲至，共破了诛仙阵，前至界牌关了，请大王明日前行。”武王传旨治酒贺功。不表。

又说通天教主被老子打了一扁拐，又被准提道人打了一加持宝杵，吃了一场大亏，又失了四口宝剑，有何面目见诸大弟子！自思：“不若往紫芝崖立一坛，拜一恶幡，名曰‘六魂幡’。”——此幡有六尾，尾上书接引道人、准提道人、老子、元始、武王、姜尚六人姓名，早晚用符印，俟拜完之日，将此幡摇动，要坏六位的性命。正是：

左道凶心今不息，枉劳空拜六魂幡。

不表通天道人拜幡，后在万仙阵中用。且说界牌关徐盖升了银安殿，与众将商议曰：“方今周兵取了汜水关，驻兵不发。前日来的那多宝道人摆甚诛仙阵，也不知胜败。如今且修本，差官往朝歌去取救兵来，共守此关。”只见差官领了本章往朝歌来，一路无词，渡了黄河，进了朝歌城，到午门下马，到文书房。那日是箕子看本，见徐盖的本大惊：“姜尚兵进汜水关，取左右青龙关、佳梦关，兵至界牌关，事有燃眉这急！”箕子忙抱本来见纣王，往鹿台来。当驾官奏知：“箕子候旨。”纣王曰：“宣来。”箕子上台，拜罢，将徐盖本进上。纣王览本，惊问箕子曰：“不道姜尚作反，侵夺孤之关隘，必须点将协守，方可阻其大恶。”箕子奏曰：“如今四方不宁，姜尚自立武王，其志不小；今率兵六十万来寇五关，此心腹大患，不得草草而已，愿皇上且停饮乐，以国事为本，社稷为重，愿皇上察焉！”纣王曰：“皇伯之言是也。朕与众卿共议，点官协守。”箕子下台。纣王闷闷不悦，无心欢畅。忽妲己、胡喜妹出殿见驾，行礼坐下。妲己曰：“今日圣上双锁眉头，郁郁不乐，却是为何？”王曰：“御妻不知，今日姜尚兴师，侵犯关隘，已占夺三关，实是心腹之大患；况四方刀兵蜂起，使孤心下不安，为宗庙社稷之虑，故此忧心。”妲己笑而奏曰：“陛下不知下情，此俱是边庭武将，钻刺网利；架言周兵六十万来犯关庭，用金贿赂大臣，诬奏陛下，陛下必发钱粮支应；故此守关将官冒破支消，空费朝廷钱粮，实为有私，何常有兵侵关。



正为里外欺君，情实可恨！”纣王闻奏，深信其言有理，因问妲己曰：“倘守关官复有本章，何以批发？”妲己曰：“不必批发，只将贲本官斩了一员，以警将来。”纣王大喜，遂传旨：“将贲本官枭首，号令于朝歌。”正是：

妖言数句江山失，一统华夷尽属周。

话说纣王信妲己之言，忙传旨意：“将界牌关走本官即时斩首号令！”箕子知之，忙至内庭，来见纣王：“皇上为何而杀使命？”王曰：“皇伯不知，边庭钻刺，诈言周兵六十万，无非为冒支府库钱粮之计；此乃是内外欺君，理当斩首，以戒将来。”箕子曰：“姜尚兴兵六十万，自三月十五日金台拜将，天下尽知，非是今日之奏。皇上杀界牌关走使，不致紧要；失边庭将士之心。”王曰：“料姜尚不过一术士耳，有何大志？况且还有四关之险，黄河之隔，孟津之阻，岂一旦而被小事所惑也。皇伯放心，不必忧虑。”箕子长吁一声而出；看着朝歌宫殿，不觉潸然泪下，嗟叹社稷丘墟。箕子在九间殿作诗以叹之，诗曰：

“忆昔成汤放桀时，诸侯八百尽归斯。谁知六百余年后，更甚南巢几倍奇！”

话言箕子作罢诗回府。不表。

且说姜元帅在汜水关点人马进征，来辞武王。子牙见武王曰：“老臣先去取关，差官请驾。”武王曰：“但愿相父早会诸侯，孤之幸矣。”子牙别了武王，一声炮响，人马往界牌关进发。——只离八十里，来之甚快。正行间，只见探马报入中军：“已至界牌关下。”子牙传令：“安营。”点炮呐喊。话说徐盖已知关外周兵安营，随同众将上城来看，周兵一派尽是红旗，鹿角森严，兵威甚肃。徐盖曰：“子牙乃昆仑羽士，用兵自有调度，中营寨大不相同。”旁有先行官王豹、彭遵答曰：“主将休夸他人本领，看末将等成功，定拿姜尚，解上朝歌，以正国法。”言罢，各自下城，准备厮杀。只见次日，子牙问帐下：“那员将官关下见头功？”帐下应声而出，乃魏贲曰：“末将愿往。”姜子牙许之。魏贲上马，提枪出营，至关下搦战。有报马报入关上曰：“启主帅：关下有周兵讨战。”徐盖曰：“众将官在此，

